

闲人茶话

曹雪芹笔下的普洱茶

楼耀福

读《红楼梦》至六十三回，曹雪芹写到了普洱茶。林之孝一行人来怡红院查夜，正当宝玉怕积食还没睡，林之孝家的便向袭人等笑说：“该焖些普洱茶喝。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：“焖了一大缸子女儿茶，已经喝过两碗了。大娘也尝一碗，都是现成的。”说着，晴雯便倒了来，林家的站起接了……普洱茶历史悠久，云南临沧凤庆树龄3200年的锦绣茶尊，便是活着的见证。许多古老传说尊诸葛亮为茶祖，说其在西双版纳易武留下茶籽给当地人，由此说明易武在汉代就有了茶。但是普洱茶真正的声誉远播却是在清代以后。

雍正正年间，云南总督鄂尔泰在普洱府宁洱县设茶厂、茶局，统管茶叶生产制作，选最好的普洱茶精细加工，进贡朝廷。来自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普洱茶，茶味浓厚，助消化能力强，很适合游牧出身、肉食为主的清朝皇室

亲国威的需要。于是，普洱茶中的女儿茶、团茶、茶膏等，深得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喜爱。

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，正值雍正、乾隆年间。那时，普洱茶已进入宫廷和达官贵人之家，被写入书中合情合理。只是书中提及的女儿茶，学界有争议。《红楼梦》中袭人晴雯提到女儿茶用“焖”的方式品饮，正是普洱茶的特点。由此，我认为书中的女儿茶就是普洱茶的一个品种，即由少女采摘的细嫩古树芽茶。清代张泓《滇南新语》记载：“普洱茶珍品，则有毛尖、芽茶、女儿之号……味淡香如荷，新色嫩绿可爱。”清代阮福《普洱茶记》记载：“女儿茶为妇女所采，于雨前得之，即四两团茶也。”

云南向清朝进贡普洱茶，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北京故宫还存留清廷剩下的不少普洱

贡茶，其中有团茶、女儿茶、茶膏等。至今，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当年用女儿茶制成的团茶“金瓜贡茶”，又称“人头茶”，重约5斤，形如人头，色如金瓜。

云南向清朝进贡的普洱茶，茶料主要来自西双版纳易武。清代阮福《普洱茶记》记：“普洱茶名遍天下。味最醇，京师尤重之。福来滇。稽之《云南通志》，亦未得其详。但云产攸乐，革登，倚邦，莽枝，蛮砖，慢撒六茶山，而倚邦，蛮砖者味最胜。”倚邦，在傣语中称“唐井”，即茶井之意。在易武六大茶山中，倚邦茶海拔高，海拔反差大。倚邦茶区内有大叶种和中小叶种茶树，中小叶种的品质不但优于大叶种，也优于其他地区的中小叶种，茶香独特。故宫所藏用女儿茶制成的“金瓜贡茶”，有说原料来自倚邦。

一部《红楼梦》，满书有茶香。为寻找《红楼梦》中写到的六安茶、老君

眉、龙井茶、枫露茶、凤髓茶，我曾多次去安徽六安，浙江杭州，湖南洞庭湖君山岛，福建武夷山、福鼎、建瓯等地，写下多篇文字。关于普洱茶，二十年前我就开始收藏，有女儿茶、七子饼茶、团茶、沱茶、茶膏等。择时去云南实地看茶是我一直的念想。2019年、2021年，我在西双版纳、临沧、普洱等地跋山涉水，深入原始森林，攀越老班章、布朗、那卡、勐宋、贺开、南糯、易武、冰岛等茶山，留下苦行足迹，与当地茶人一起采茶制茶，从而对《红楼梦》中写到的普洱茶增加了许多感性认知。

如果说老班章、冰岛、昔归的普洱茶以各自的特色在今天傲骄江湖，那么易武的茶则更像一位沉稳的老者，有一种体会不尽的深厚。

易武茶文化博物馆“瑞贡天朝”的字匾和普洱茶年谱、茶马古道的线路图等相关史料和文物，说明了易武

与普洱贡茶的关系。

我去过易武茶马古道的起点，一个叫“公家大园”的广场，百年大树环绕，树冠如盖。古时，六大茶山大部分茶叶在易武集散，公家大园是马帮的出发点之一。广场中心立着石碑，记录着往昔茶马古道的史实。遥望远方群山，穿越时空，似乎看到了马帮在古道上行走……我想，当年曹雪芹笔下红楼女儿喝的普洱茶正是从这里出发的。

相比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的年代，现在普洱茶的内容丰富了太多，产茶地区已远不止易武六大茶山。当年交通闭塞鲜为人知的班章老寨、冰岛村、昔归等地的茶，被越来越多的喜茶人追捧，在制茶工艺上也有开创性的发展。每次品尝种种普洱好茶我都会想，如果曹雪芹仍在，那他笔下的普洱茶，内容一定会更加精彩。

纤云弄巧话七夕

李仙云

“七夕今宵看碧霄，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七夕临近，仰望碧空，总会想起唐朝小神童林杰这首《乞巧》。作为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，历代文人墨客以七夕为题，写下了大量多姿多彩、脍炙人口的诗篇。

“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“婉约派”一代词宗秦观的这首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，据说是他在望月感怀时，眷念心中女子愁绪难遣，才落笔写下这清婉的七夕翘楚之作。思绪稍顷，就被其带入那遥遥迢迢的银河鹊桥之上，在绮丽诡谲的云彩间，点点繁星也带着清幽愁怨。一对神仙眷侣在金风玉露中，诉不尽离愁忧思，那恍若梦境迷离虚幻的相聚良辰，温柔似水的脉脉情愫，实在让人不忍回看归路。可相逢亦是别离，纵使心中千般不舍、万种依恋，也只能悠悠哀叹，两情长久又岂恋朝暮。

李清照《行香子·七夕》：“草际鸣蛩，惊落梧桐。正人间、天上愁浓。云阶月地，关锁千重。纵浮槎来，浮槎去，不相逢。星桥鹊驾，经年才见，想离情、别恨难穷。牵牛织女，莫是离中。甚霎儿晴，霎儿雨，霎儿风。”这种以景融情的极强代入感，即便隔着悠远时空，也让

人犹如置身寂静幽凄的古时庭院，蟋蟀在草丛鸣蛩，“惊落”的梧桐叶离枝飘落，仰望夜空，那云阶月地潋潋天河，牛郎织女仿佛被千重关锁阻隔。在忽风忽雨的莫测变幻中，倏然间似乎让人看到那个愁容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的清丽女子，她满腹悲怆孤寂，牛郎织女尚可在鹊桥一年一会，不知自己何日才能与离乱中阻隔的夫君再叙“一世情长”。

七夕之夜，闲坐葡萄架下，茉莉花的清香氤氲萦绕，凝望满天星斗，杜牧的这首《秋夕》倏然飘入心头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”细品慢吟间，无限的凄凉悲苦就从诗中漫涌而来，不由得想到那句“花落深宫莺亦悲，上阳宫女断肠时”，幽幽深宫即使富丽堂皇也难掩佳人心中的落寞，一点星黄的烛光冷冷地映于屏风中，静谧的暗夜流萤扑朔迷离的绿光诡谲如梦，轻盈地执起绫罗小扇，在扑打中打发着难熬的寂寥时光。月色清冷君心如冰，牛郎织女即使隔着银河天上人间，也可在年年七夕鹊桥相聚，悲己之心诉与谁人听。

夜色如澜晚风轻拂，数千载光阴飘忽而过，那些缤纷了流年的旖旎传说，以及古老的习俗，让情愫在心中浸润，唤醒深藏于心的浪漫情思，让爱与真情永驻心间。

微童话(四篇)

戴达

外星蓝鼠

外星蓝鼠和地球黑鼠交朋友。黑鼠兴奋。蓝鼠吸去黑鼠的兴奋。黑鼠像瘪气的皮球。蓝鼠说：俺那里能把感情吸来吸去。兴奋多得是，还你！黑鼠又兴奋了。猫来了。黑鼠害怕。蓝鼠吸入黑鼠的害怕后，全身哆嗦：俺那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缺害怕。俺吓得哆嗦也得把害怕带回去！没了害怕的黑鼠朝猫扑去，被猫吞了。

跳蚤

爸爸坐电脑前打字，手指噼啪地敲。一只只黑黑的跳蚤，那么神气地跳了出来。跳蚤探头探脑的，在电脑里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不发一丁点声音。我好奇地看着它们，它们也好奇地看着一个我。我对它们说：“让我们做好朋友吧！”第二天，跳蚤们从电脑里跑出来，排成6个字：祝你生日快乐。我的生日它们也知道！

少女腰鼓队

采摘水中的月亮，圆圆的月亮，系在窈窕柔曼的细腰，仿佛是少女身体里长出来似的！宁馨的气息，像月光，鹅黄鹅黄，并且飞翔。少女挥动细细鼓槌。月亮咚咚插响了，宛如天女散花。月亮的声音，落满青青草地，凝固成露珠，一颗一颗，照亮天上的星星。大地的麦粒熟了，一如少女腰鼓队擂击的鼓点……

醉鱼

有个钓鱼迷，鱼见到他就逃。钓鱼迷非要钓到鱼不可。鱼提心吊胆。一条章鱼故意让钓鱼迷钓着。钓鱼迷把章鱼清蒸下酒喝。一瓶酒下肚，不是钓鱼迷把章鱼吃了而是章鱼把钓鱼迷吞下了肚。章鱼回到河里，吐出钓鱼迷。钓鱼迷冲天的酒气醉了一河的鱼。钓鱼迷酒醒了，看着满河的醉鱼，说：“原来鱼也爱睡觉！”



探湖取物 周文静/摄

连队有个“革委会”

朱怀兴

1968年5月，班长让我去参加“连队革委会的会议”。我有点疑惑，班长说去就知道了。那时的我是工程兵，在一个刚组建的新部队，没有自己的营房，也没有任何家底。所以连队的会议都在山坡上、河滩边，席地而坐。

会议由副连长召集，参加会议的有十来人。我不明白部队里怎么会有“革委会”。副连长简单解释说，连队的革委会全称“革命军人委员会”，是在连队党支部领导下、军人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性组织。革委会的职责不少，当天主要请大家对连队的生活，尤其是伙食发表意见。

一听参与连队的管理事务，军龄才几个月的战士们也没有什么拘束，畅所欲言起来。有人反映吃不惯高粱米，有人怕吃辣，还有人觉得主食副食花样少。副连长解释道：“我们连队没有伙食底子，没有老食堂那样的库存打底，也没有菜地猪圈，每人每天4毛钱的伙食费，包括买米买菜买煤，这个底子我们革委会成员应该知道。军人要适应‘五湖四海’和‘准备打仗’的特点，大家要逐步能吃辣、适应吃粗粮。”他还说，“革委会”就是要鼓励司务长、

炊事班想办法搞好伙食，增加战士的营养，希望大家一起出主意，共同办好连队伙食。

司务长响应道：“连队食堂粗粮、细粮的比例是不能改变的，但我们可以把高粱米饭煮软一点，还可以粗粮细做，想办法让大家既吃得饱、又吃得舒服些。”大家听了以后，气氛更热烈，提出可以搞生产，自己种菜、喂猪，减少采购的费用，还建议逐步完善生产产品验收计价、军人代表参与制定食谱、定期公布账目等制度。

当天，连队晚点名时，副连长宣布，连队鼓励大家进行生产活动，划分了各个班排的种植品种、开荒区块。第二天，除了国防施工的班排，其他均开展开荒种地。我所在的班种的是大葱，东北籍战友边干边向我们介绍着相关知识、谚语、逸闻。他们说，种大葱垄背要留得宽，长几天后要勤培土，第二次培土时就可以摘些葱叶吃了。有一个东北老兵说老家还有一句俗语——大葱蘸大酱，越吃越胖。我们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，尝试着开始这样吃大葱。初时觉得大葱辛辣，下肚后胃里似火烧，但几个月后竟也习惯了这味道，还有

些上瘾，觉得大葱开胃、下饭，很过瘾。

没过多久，副连长又召集召开革委会会议。会上，他告诉大家，当下连队经费所设的科目，又说生产费、伙食费走的是两笔账，各班种的菜、喂的猪，进入厨房要折价，需从伙食费支付到生产费里。这样一来，生产费有了结余，可以为战士们买点学习用品。这让大家都很自豪，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不仅改善了伙食，还增加了生产费收入。那一次，连队为每人买了一本笔记本，发到战士手里时，大家非常开心。我的这个本子，因为记了日记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

那个时候，革委会还组织了年度军人民主生活会，对连队建设、干部作风提批评意见；与团支部联合组织了自编自演文艺晚会；为提高训练水平、安全施工献计献策等活动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转业离开了军营。后来，听说革命军人委员会改名为“军人委员会”，工作的性质、职责既有不变的初衷，也有与时俱进的更新。祝愿我军基层民主进一步发挥，让每位军人士气鼓得足足的，全面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。